



社会变迁与 俄语语言的变化

ИЗМЕНЕ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王仰正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HEILONGJIANGRENMINCHUBANSHE



ИЗМЕНЕ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张 娟

ISBN 978-7-207-08010-3



9 787207 080103 >

定价:28.00 元

浙江大学“曙光”重点项目成果

社会变迁与 俄语语言的变化

ИЗМЕНЕ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王仰正 主编

王仰正 王 永 梁秀娟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的变化/王仰正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207-08010-3

I. 社... II. 王... III. 俄语—语言学—研究
IV. H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0711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张 涛

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的变化

Shehui Bianqian Yu Eyu Yuyan De Bianhua

王仰正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00 000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010-3/H·303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科、赵景波

前 言

苏联解体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苏联的解体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俄罗斯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的性质变了,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变了,一句话,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也必然要非常直接地反映到语言上。因为,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在语言中。俄语语言也正是及时地反映了苏联解体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在俄语变化过程中,不少俄罗斯语言学家都注视了这一过程,最为著名的是 Земская Е. А. 主编的 2000 年出版的《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онца XX столетия, (1985—1995)》,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1994 年出版的《Языковой вкус эпохи》, Валгина Н. С. 2003 年出版的《А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等。在中国则以张会森教授 1999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九十年代俄语的变化和发展》和程家均教授于 1999 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俄语与现代俄罗斯文化》这两本专著为主,其余大多为就俄语某一方面变化的一些专题论文。

苏联的解体使得俄罗斯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而新的俄罗斯国家的诞生,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人们的思维也愈来愈细致复杂,这些都会向交际提出新的要求;语言正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并存在于运用之中。运用中的语言是社会成员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因而语言与社会息息相关,社会的发展变迁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会在语言的各个层

面有所反映,特别是会推动语言不断丰富词汇,改进语法结构,使语言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更加方便人们的社会交际活动的需要。而这些变化特别会在语言的词汇里留下反映社会变迁和时代特色的词语,起着见证历史的作用。就拿我们中国的情况来说,80年代年人们去送别朋友时常说“到了来封信”;90年代电话普及,人们习惯讲“到了来个电话”;而现代更为常用的则是“到了发个短信”,或者“不要忘了发邮件给我”,“有事网上见”。几句离别时的话语却反映了社会的变化。

社会变迁与语言变化是一个很大的论题,它涉及到的领域极为广泛。社会的快速进步,思想的空前活跃,特别是科技的快速发展,伴随着通讯、交通和大众传媒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语言现象空前快速地传播,科技术语大量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人们的交际范围,博客、网络新闻、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都成为了新词语产生的新发源地。特别是全球化的进程,使得美国、欧洲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各国的侵入,西方的许多东西被认为是最为优秀,也使得英语成为国际化的主导语言,使得英语对其他语言的影响在不断地增强,特别是在俄语中大多数的现代外来词都出自英语。这一情况在中国也有反映,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及欧洲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中文的影响。

纵观俄语语言的各种变化,总的来说,语言的发展变化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1)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这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基本条件,即外部因素;2)语言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内部因素。《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的变化》一书正是在俄罗斯语言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俄语变化发展进程较为全面仔细描写的体现。本书由十三章组成,前几章简要描述了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发展变化的诸种因素,讲述了语言的变化与语言变体、语言规范和语言发展规律的关系等;从第六章起具体描述现代俄语在语音、词汇、其中包括外来词以及构词、词汇修辞和词法、句法方面的发展变化;最后一章描述了现代俄语口语的发展

和变化。

诚然,语言的变化,特别是在语音、语法方面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些变化进程是相当缓慢的。我们所做的对俄语语言变化的归纳总结也只是一家之言。《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的变化》为浙江大学“曙光”重点项目成果,我们感谢浙江大学,特别是人文社科处对该项目的关怀和支持。

《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的变化》由王仰正主编统稿,王永教授编写了第十三章《现代俄语口语的变化与发展》,梁秀娟老师编写了第七章《现代俄语词汇的变化》中的第四节《俄语成语的变化》,其余章节均由王仰正编写。

语言变化涉及的面既广又深,由于我们的俄语水平以及掌握的材料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深入研究。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俄罗斯学者和我国俄语同行的不少论著,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知识能力诸方面的不足,该书还有众多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我们还要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张晔明主任,正是由于他的杰出工作才使该书很快与读者见面。

我们的研究生雷响平、费俊慧、姜楠、刘舒、毛蓉等都为该书的出版做出了贡献。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的打印校对工作。在此对他们也表示感谢。

该书可以作为俄语专业学生讲座教材,可以作为教师参考书以及可供关心俄罗斯社会变化和俄语语言变化的各类人员阅读。

王仰正

2007年12月 于杭州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的变化	(1)
第一节 苏联时期语言的基本特点	(2)
第二节 戈氏改革开放时期语言的基本特点	(4)
第三节 苏联解体后语言的基本特点	(5)
第二章 俄语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	(12)
第一节 关于语言的符号属性	(12)
第二节 关于语言的社会性属性	(15)
第三节 语言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	(18)
第四节 关于社会的文化变迁	(19)
第五节 语言与社会共变	(22)
第六节 俄语语言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	(24)
第三章 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世界图景的变化	(36)
第一节 关于语言个性	(37)
第二节 苏联改革开放时期的语言折射	(38)
第三节 苏联解体后的语言折射	(40)
第四章 关于语言的规范问题	(46)
第一节 何谓语言规范	(46)
第二节 语言规范的形成	(48)
第三节 俄语语言规范的几种表现	(50)
第五章 语言变化、语言规律与语言符号的变体性	(56)
第一节 关于语言变化	(56)

第二节 语言变化的社会学问题	(58)
第三节 关于语言发展的规律	(61)
第四节 关于语言符号的变体性问题	(72)
第五节 语言符号变体的类型	(74)
第六章 俄语语音和重音方面的变化	(80)
第一节 关于俄语语音的变化	(80)
第二节 俄语语音的具体变化	(81)
第三节 关于俄语重音的变化	(86)
第四节 俄语重音的具体变化	(87)
第七章 现代俄语词汇的变化	(96)
第一节 关于俄语词汇的变化	(96)
第二节 俄语词汇的基本变化	(97)
第三节 词汇的语义变化	(105)
第四节 俄语成语的变化	(117)
第八章 现代俄语中的外来词	(129)
第一节 关于俄语中的外来词	(129)
第二节 外来词的分类及其特点	(134)
第三节 外来词的语义转变	(144)
第四节 俄语外来词中的中文借词	(147)
第五节 外来词语对俄语的影响	(151)
第九章 现代俄语构词学方面的变化	(155)
第一节 关于俄语构词	(155)
第二节 构词过程中黏着特点的增长	(160)
第三节 俄语中较为能产的构词类型	(163)
第十章 现代俄语词汇的修辞色彩变化	(193)
第一节 关于俄语词汇修辞	(193)
第二节 俄语词汇修辞趋于中性化	(194)
第三节 俄语词汇修辞色彩的重新定位	(196)
第四节 俄语的委婉化、隐喻性和迂说法	(198)

第十一章	俄语词法方面的变化	(203)
第一节	俄语词法中分析化的增长	(204)
第二节	语法性的形式的变化	(216)
第三节	语法数的形式的变化	(220)
第四节	格的形式的变化	(227)
第五节	动词形式的变化	(233)
第六节	形容词形式的变化	(236)
第十二章	俄语句法方面的变化	(238)
第一节	俄语句法结构中的分解结构	(240)
第二节	俄语句子的接续结构和分割结构	(244)
第三节	俄语句法中的分指结构	(249)
第四节	俄语句子述谓的繁化现象	(261)
第五节	俄语句法中词形的非一致关系和词形的 非支配关系的广泛运用	(269)
第六节	俄语句子中的前置词组合使用在增长	(273)
第七节	俄语语言使用中更注重意义上的一致	(278)
第八节	俄语句法中的简缩趋势	(283)
第十三章	现代俄语口语的变化和发展	(288)
第一节	关于俄语口语的变化	(288)
第二节	口语词汇	(297)
第三节	口语语法	(317)
第四节	电视口语	(326)
参考文献		(340)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与俄语语言的变化

“语言是社会的镜子”，“语言是社会过程的晴雨表”。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必然会在语言上反映出来。语言是社会的窗口，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语言变化的快慢，取决于社会、生活、民族文化变化的快慢。当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革时，语言也就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世界历史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变化以及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语言变迁都有学者做过详细的研究（如：法国拉法格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变化以及俄罗斯谢利谢夫对苏维埃时期的语言变迁都作过详细的研究）。

语言与文化是共变的。“当社会文化进程缓慢时，语言进程也随之缓慢。60年代下半期到80年代上半期，苏联社会处于通常所谓的‘停滞’（застой）时期，这时在政治、经济领域，现代俄语的进程也处于相当迟缓的状态。”（程家均，1999：5）“从1985年苏联当局推行社会制度的全面改革，特别是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语赖以存在和运作的社会空间、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这种巨大变革相应地引起俄语的重大变化。”（张会森，1996：20）俄罗斯学者 Ю. А. 别列奇科夫也评论过这种社会巨变对俄语的强大影响：“近时期暴风雨般的事件——极权国家的解体、摒弃行政命令体制、70年来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则和社会生活的精神原则的破灭——这一切给我们生活的全部领域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对这一切如此‘厉害’的破坏不能不首先反映在俄语标准语的词汇和熟语、构

词和修辞结构上,即反映在它最敏感、最活跃的‘部位’上。”(转引自程家均,1999:15)

在这里我们主要对苏联时期、戈氏改革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后的语言特点作简要描述,重点介绍苏联解体后的语言基本特点。

第一节 苏联时期语言的基本特点

众所周知,“苏联语言”一般都被理解为政治化的“木头语言”(деревянный язык),以规避、迂回、含混为特点的官方宣传语言——新话(новояз)。К. И. 楚科夫斯基称其为“公文病”,即所指的已不是苏联时代的标准语言,而是正规的语言模式。这种语言模式的特点受制于苏联社会言语实践的特征。其中两点最为突出:

其一,苏联社会言语生活结构的原则是民主集中主义。在语言方面表现为大众言语实践中两种现象相结合的规则——口头讲演和公文书面语(或者称为会议言语和文件语)。此时发行的文件占主导地位,使其在苏联社会的言语实践中占据了权威地位。因为苏联语文创作的最平常的形式是党的各种文件,由此而来就出现了语言世界上的罕见现象——公文病。

其二,对语言创作具有影响的部分——讲道术——经受着宣传的扩张,挤压了宗教布道,也使得学院的教学言语依附从属于它。因此,苏联语言创作(包括文艺作品)的全部体系获得了宣传性的特征。

由此而产生了“社会中心”式的研究程序:社会——文化——语言文化——言语——语言。社会言语实践不仅受制于语言规则的结构,而且,还有苏联的语言理论(哲学),当然首先是以 Н. Д. 波里万诺夫、Н. Я. 马尔、斯大林为代表的语言哲学思想的限制。

我们用 20—30 年代的《真理报》为例,正像 Ю. А. Корниенко 研究表明的,此间的《真理报》上文章的信息性在下降,信息功能

在让位于意识形态功能。大部分文章都围绕着党的道德概念而写,成为“党中心论”,形容词 партийный 已经获得了带有改良意义的评价附加意义;党(партия)是“上级”各种文件指令的发出者,也成了“下级”各种表忠心活动的接受者。(Корниенко, 2000: 6)

文章中政治词汇比重大大增长,甚至带有非正规的特征:对任何事情都意识形态化,许多原先不大用在社会政治上的词语(在词的词汇意义上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成分;在情态部分出现了政治评价),在预设中的概念和术语中获得了语义上的转意。20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报纸体裁——“劳动人民群众的信件”,更准确地讲是工人和农民写给“斯大林的信”,即向伟大领袖表示忠心。这一体裁是这一时期特有的、全面的将群众吸引到政治方面来的最为显著的表现。

在报纸文章中,极其广泛地运用评价词汇,特别频繁的是用专有名词派生而来的表示评价的词汇,既有正面评价的 ленинск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又有反面评价的 троцкий, бухаринский,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给别人扣帽子(ярлык)的词汇。

20—30年代的极权话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经常不断地重复着斯大林的名字。在报纸文章和发言中引用斯大林名字,引用斯大林的话已成为必须的、不可缺少的事情,有时还成为一种结构上的“框架(рама)”特征:任何讲话都是以向斯大林祝愿为开头,结尾必然是以“万岁”(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而结束。

另一大特点是大量使用最高级形式(величайший, мудрейший等等),与其在功能上相近的还有在语义方面多用表示“全球化”(глобализация)现象的词汇:苏联制度,苏联人的所有“成就和成绩(достижения и успехи)”的取得或者是巨大的,“宇宙”范围的,或者遍及全球,全人类。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多用下列词汇: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победа идей социализма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всеми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беды, которые одержала наша партия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партии Ленина-Сталина 等。

第二节 戈氏改革开放时期语言的基本特点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担任党的总书记。他积极倡导推广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着手改革国内的社会主义体制。戈氏“新思维”的思想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意识形态上的解放。改革开放为破除过去几十年僵死的模式化的政治语言体系,创造新的政治语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时,表现最为强烈的是新的民主派的报刊杂志纷纷出现,如《论据与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等报纸,而且《星火》,《新世界》等杂志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这些报刊杂志与以《真理报》、《青年近卫军》等报刊为代表的有共产党浓厚色彩的报刊和新的民主派报刊在针对斯大林等重大问题上大打笔战,使得政治语言大为改观,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政治性语言,口号性语言的模式化语言。此时,“政治话题和政治家们的语言也成了这一时期各种语言学刊物中众多评论性文章的研究对象”(杜桂枝,2000:4)。

意识形态的宽松使得社会文化信息的空间扩大,人们的言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国家对宗教的、教会的态度也出现了根本变化,开始恢复苏联时期被关闭的教堂、修道院的活动,撤销了对从事宗教教育、传播宗教文献和法器的禁令。书店里开始大量销售《圣经》等宗教书籍,其中也有专供中小学生阅读的《圣经》简写本。宗教语言飞快地在民间传播起来。

改革开放也为戈氏年代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苏联放松对东欧的控制,东欧各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推翻了原来的政权,东西方“冷战”逐渐结束。苏联国内控制外部信息传入的意识形态监控减少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苏联,英语等外来语的入侵

不断在扩大。苏联政府与侨民的关系也得到改善,侨民文化、侨民语言也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同时,又重新出现了俄罗斯国民的移民潮。这些现象的变化对语言的变化和发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戈氏改革时期中与精神政治生活联系最广、最为紧密的莫过于经济问题。随着改革的发展,计划经济的模式已经暴露出众多的缺陷,物资奇缺,老百姓手头上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随之是通货膨胀的出现,苏联政府两次采取兑换新货币的手段,企图挽救经济的不景气现象。但是,收效无几。“1990年5月底6月初召开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съезд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会议确定了如下方针:1)俄罗斯的独立;2)改革开放;3)实行市场经济。”(杜桂枝,2000:5)对苏联人来讲,市场(рынок)这个词首先使用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一个标志着新经济文化的产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新的经济词汇的出现。就像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当初对“股票”,“彩票”一样陌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实行,越来越多的经济词汇已经融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入人们的口语语言之中。

第三节 苏联解体后语言的基本特点

苏联解体后,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因为政治制度的改朝换代和国家机构的分解而中断的。语言会跟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发展。语言是文化的一个载体(它记载、反映着历史的变化),也和文化一样,是俄罗斯整个历史文化的有机的延续。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语言的变化。

苏联在改革中寻找社会自由的现象,直接反应在俄语的规范状态和功能地位上。在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词汇的苏维埃化迅速退化——出现了消除苏维埃的意识形态色彩,抛掉词语的苏维埃化的现象。这使得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权不惜花费大

量的资金对大量的具有苏维埃化的事物、命名、街道名、城市名等进行更换名称,以减少原来的苏联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影响。此举涉及政治、社会、行政以及其他众多范围:原来的 Ленинград 改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горисполкома 称为 мэр,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称为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 площадь Маркса 改为 театральная площадь, улица Горького 改为 улица Тверской 等等。表面上看似乎是词汇聚合体的替换,而实质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反映,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苏联解体后,口语在社会生活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比书面语更占有优势,使得书面语退居到二线。这一情况反映在人们看书的情况较前有很大减少,而收看电视、听广播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而在书面语中,口语的侵入也是广为人知的。特别是近几年,又出现了俄文书面语拉丁化的问题,即将俄语与拉丁文混合书写,例如: BUD(电报), Иностранец 等类型,而且在大众媒体上常可以见到整个词,甚至一句话都是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表示的现象。例如:

Российский рынок не заметил мягкой угрозы Standard & Poor's. (Интернет: 11. 11), Новости — Paim edition. 而且在电子信息的传播中,俄语的文本已经完全拉丁化了。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苏联解体后俄语的使用空间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俄语的社会语言学空间缩小了,俄语在邻近的各共和国的功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在波罗的海各国,曾要求本国公民只能讲本共和国的语言,只是在东亚现在仍有部分国家将俄语列为国家的第二语言。因此,俄语的词汇对各邻近共和国语言的影响变弱了,而且有些在俄罗斯用的词在其他国家就不用了。例如:在爱沙尼亚讲警察用 полиция,而不用俄罗斯目前还在用的 милиция,而且在警察局完全像欧洲各国一样设有 комиссар 这一职务,而至今在俄罗斯没有设立该职务。

现代俄语中,语言系统变革中表现最为积极灵活的是词汇的变化。由于社会生活、经济领域、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变化,词汇的

语义也发生了变化。而且政治领域里的语义变化过程最为积极。原来不是政治词语而今有了政治含义。由于对隐含意义的重新认识理解,词语常会产生新的含义,且常具有强烈的伴随意义,大多具有评价社会的含义。

代表着不同修辞的语言功能范围的词素是政治隐喻的基础。具体——抽象语义转换模式要适应各种社会现象。此时,新的意义作为修辞中的中性词在全民语言中具有隐喻含义而进入政治领域。例如:волна 一词指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具有强大力量的一种现象;взрыв——可用在 социальный взрыв 中;война 可以指与某人有组织地斗争;держава 一词的修辞特点非常明显,现在已经不只指“独立国家”,而在语义上有了新的正面含义,表示在某一领域具有世界瞩目成就的国家。

原来只在成语中用的转义词汇获得了自由运用的可能,例如:мясорубка 的固定搭配为 попасть в мясорубку。现在该词常用作社会中对社会过程的不确定,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表示“对人的强制性动作”。руль 一词的转义是用在成语 стоять у руля 之中,表示领导,属于高格调词。但是,现在它的修辞标记已经消失,可以自由地运用于表示“主要机构,国家行政管理中心”这一意义之中。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反向过程,形成了新的固定表达短语,其中词的语义得到重新理解。一系列词在成语中体现了隐喻意义,例如:кредит доверия 指被传统保障的政治机关,大众媒体手段等的权威;перетягивание каната 指尽力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解决某种问题。一些词既可在句法上独立使用,也可受到约束,例如:кислород 表示一个独立的隐喻,表示生命中重要的,精神生活中必要的东西,又可组成成语 перекрывать кислород,表示使某人失去生活上必需的手段,中断某种活动。

另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中的专业术语也积极进入政治词汇领域。例如:建筑领域的 архитектура;体育术语 мара-